



金薤琳琅卷第十六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

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

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

之致極况乎文缺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  
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  
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缺邢州南和  
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  
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址齊黃門侍郎並事跡  
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  
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  
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  
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  
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烏賦丁尚書府君

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  
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  
十六缺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  
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  
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  
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  
以激時蘇深賞歎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  
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  
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  
拜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  
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  
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  
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  
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  
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  
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  
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  
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

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

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

天下危內史令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

王命詞氣慷慨臣左震悚遂俱攝請臺廷立  
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  
具勅使馳赦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  
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責近

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

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

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

清宮問罪事出五皇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

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

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sub>也</sub>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為洛州長史唐

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官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絲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

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  
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  
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畏彼之風俗字缺一趨苟簡茆茨  
竹櫓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  
度材變以陶旒千甍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  
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  
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  
言思勗以渙軍貴達泣辭訴帝帝嗟嘆久之  
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脩國

改拂

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嶠馳  
道隘稽車騎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  
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  
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  
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  
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  
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  
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鳩鳩之德錫以名號  
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  
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深其獄公按覆如京北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

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務莊與故缺二尚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詼諧人輒䟽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䟽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

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  
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馬駐龍蹕使榮王婉勞問  
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  
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  
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  
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  
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  
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  
滄州長史藝之女湫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  
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  
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  
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  
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軾方郎中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  
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  
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  
軍司馬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烈以休  
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九日度奉遺約歸葬公  
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  
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



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  
之節震電憑怒謹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  
臨事而義形乎色蠢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  
志深直諫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  
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  
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异是乎允  
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  
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  
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  
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  
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  
而豐碑勒銘表墓願滿於論撰謹憑吏部員  
外郎盧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  
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  
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  
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  
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巍然山立  
鏗爾金錚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  
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

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豔菡美松  
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淵歲從調試言高驥  
登聞黼衣驟列繡裳邁跡天官如珪如璋司  
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  
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  
然出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  
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維  
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  
常基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  
兼刺貝丘勿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墻處  
之不忤轉旆于杭旣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  
冢宰訐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玄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取男撓政  
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歛蒞  
南荒俚師咸蕘茅攄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  
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言帝用式臧  
載司刑吏八座抑楊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蹇蹇終始泯泯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

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旣戕命公覆  
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泱泱每謔王君  
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  
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  
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終禮  
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  
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煌煌高  
墳崔嵬鉅鹿劇旁森稍宰樹繚繞連岡于嗟  
廣平宅此一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碣  
豎萬古訾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

孫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  
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  
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  
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  
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  
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  
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  
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  
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  
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  
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  
深加嘆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  
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制碑頌未果而  
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  
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  
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高以文武忠義  
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  
嘉儼之懇誠崇豎奠致廼命屯田郎中權邢  
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儼刻字  
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  
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對善庸限於存亡  
而小子何如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刻湖州  
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  
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  
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


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  
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  
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  
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  
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  
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  
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  
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

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  
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難舊  
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  
丘塚纍然類皆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  
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  
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缺二之祖贈  
邢州刺史為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  
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于唐今有

順德

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  
二年七月一日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  
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  
撰并書文貞墓在  之沙河縣碑久  
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  
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  
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  
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曾公

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  
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  
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  
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噉  
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嚙書吐  
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  
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  
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赦  
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  
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

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  
 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  
 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  
 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  
 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  
 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  
 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  
 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  
 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  
 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  
 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  
 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  
 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汙洽流漿  
 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  
 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卷第十六

金薤琳琅卷第十七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唐達奚珣遊濟瀆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唐姜嫄公劉廟碑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



而道自河浮錄甲帝命玄夷䟽剛澮而正乾  
綱鏟陵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  
貳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竒伊何足貴豈與  
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分空  
正錄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旣加乃知無  
底冲和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  
通汶不以險阻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  
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潜剛克斯君子之  
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  
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  
火交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國  
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  
陽無錯繆之災群望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  
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洩象設如在流  
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然  
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禊之至於下人日用蘋  
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  
此而物類相召或有憑焉盧溜潛通動植茲  
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一色  
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危

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  
而衆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  
歷在眼庶記豪翰光昭厥美云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  
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  
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  
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  
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  
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  
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  
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魏公  
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汎水東流爲濟  
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  
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  
否蓋春夏之交泉脉騰沸而濟尤勁疾  
物隨沸而上人或取湏臾復沉予之  
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  
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  
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  
物竟不能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

云皆誕妄也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沉幣雙舫雜物之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

洗字濯纓撰

有唐六業海內晏然偃革缺二崇乎祀典封

茲瀆為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

一員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

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附于水之濱矣天子

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義見

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為之初獻縣尹加繡冕

六旒三章劍履玉珮為之亞獻邑丞玄冕加

五旒無章亦劍履玉珮為之終獻用三牲之

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

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闕弊

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

椁一歲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

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轂

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之積有歲

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沉幣雙舫又以車取

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為擾非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七著用之類門到斂索事終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為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

吏驚馳念茲悟茲

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為

祭器兼沉也為余有意廟中無備沉幣雙舫二

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

三年

右唐濟瀆北海壇器物銘濟源縣令張洗撰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元且碑載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考之唐書百官志五岳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

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同耳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

誼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

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水皆有以全度者旣而収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封諸邠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群理事必出之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命禹禹讓于稷稷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

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大禹所以言天意  
永命之所歸字缺一夏有天下載祀四百禹之  
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  
下載祀八百后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  
季而咎繇字缺一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  
止乃以無彊之曆命我聖唐盛德大業與天  
地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字缺一文武  
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  
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  
而奔於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字缺一於豳居

以平西戎以篤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  
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有德於豳先賢  
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  
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  
元四年字缺一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  
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字缺一四  
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啓行一戰弓矢  
塞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觀此

二廟獨為匪安公曰嘻精潔真重於明神喧

字缺一甚於市鄆柰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

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慢神知事神之求

祐而不知慢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

字缺一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囂瀆易之

俾中夫札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

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

為字缺一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

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

山有清謚之勝村則楸遷之至上棟下宇非

徵斂之字缺一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

之弊移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

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祗惕而遠乎所瀆

是惠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為

已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

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

谿之毛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

行之以禮奉之以懃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

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

父矣抑為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

知無不爲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鞅三方繼踵勲績爲時心膂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將恐寤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肇宅豳土何鞅一豳土

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旣畢廟亦旣摧闐闐朝合韶塵暮開蚩蚩群氓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

張瑄篆額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



撰試大理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盖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并序

安定梁昇卿纂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載所記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命立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請以不嗣遂相與義退遯逃西周當是時也帝殷不臧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戴于周周武王秉白髦杖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略所以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于時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且夫大運不以肯曠達節不以義距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討罪

于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志真也檢身操也  
建侯戡難不可以闕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  
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  
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  
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  
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先于二公  
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茂  
德載在策府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  
附義退曰能賢則宋穆之言延陵之行也道  
無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尚伯成之高也

慮必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居夷佚之放  
也聲垂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  
辭也此數公者至於黜榮保護亦爲盛矣兼  
之固君臣之分以愛其節則曷可以同議也  
所謂繼之者忠矣杖之者義矣施之者誠矣  
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矣上古無以加  
百代爲之憲越大梁歲行于是邦遇縣宰太  
原王公惠工訓農勸學敬教群業頓以繫賴  
四方咨於作則邑臨末周人悅有化以爲二  
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何以圖不朽示來

者而已遂因簡力考餘時經始是資敦崇舊  
規厥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前載楊懿烈  
使駿光熊能彰紀事也以吾學乎舊史氏請  
隲其文固不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夷兮殷實荒德莫業于主人  
神疑兮帝用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  
犇義貞名垂兮神農虞夏氏已沒曷所惟兮  
斲石千秋聞風規兮黃鉞不降志

開元十有三年惟一月旣望刊立衛鶴

趙禮范謙刊碑在山西蒲州

金薤琳琅卷第十八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孔子廟堂碑

破邪論序

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

奉勅撰并書

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

關一字

率燕

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

睿作聖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  
典墳斯著神字一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  
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章夏翦字五質  
文殊致進讓宰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  
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字二  
威刑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  
四海未有偃息鄉字六預帝王之錄遠跡字一  
字史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  
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絕後垂  
範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

夫子膺

字

二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

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標河海之狀  
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章可父可  
大為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  
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  
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并吞  
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  
亡吳霸越之辯談之而不及于時天歷浸微  
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歎時難實  
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

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伯終從大夫之後固  
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  
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贄以  
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  
辯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檣觸舟旣曉專  
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  
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  
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牖里幽憂方顯姬  
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為幸  
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贄易道

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  
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  
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  
月旣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  
已隕尚使泗水却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  
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  
於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  
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  
亦墜漢之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  
典魏之黃初式遵故訓宗聖疏爵允輯舊章

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處有  
筐宮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  
精失御蜂飛蠅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  
無藏書之所階基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  
焉煨燼重弘至教允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  
基超七百赫美王猷蒸哉景命鴻名盛烈無  
得稱焉皇帝以明睿哲參天兩地迺聖迺神  
允文允武經綸三始特惟龍戰爰整戎衣用  
扶興闕一神謀不測妙筭無遺弘濟艱難平  
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

三相位總六戎去珪乘石之尊朱戶渠門之  
錫禮優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三睦命闕四  
充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  
圖而御六辯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旻食  
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機問安之誠彌篤孝  
治要道於斯為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  
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闕一獯戎為患自  
古周道再興謹得中筭漢圖方遠纔聞下冊  
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  
凌滋甚皇威所被犁興睠納空山盡漠歸命

闕庭充仞藁街填委外殿開闢已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煙浮漢榮光莫河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闕二馭朽納隍卑宮非食輕徭薄賦斲琬反楛抵璧藏金革鳥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遂古克已思治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疑心大道以為括羽成器必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迺入升妙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

綸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為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壯鳳薨騫其特起龍栴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闕二寫狀

妙絕人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跼龍蹲猶臨咫尺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禋禘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旨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



池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  
致敬於茲日合武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以  
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垂  
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  
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  
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  
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靡然  
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披俱餐泉  
涌素絲既染白玉已彫資君以成山導涓  
流而為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為貴而弘

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於  
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  
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荊州文學猶鐫歌頌  
况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觀  
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  
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乃抗表陳奏請勒  
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  
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寔稟英靈神  
凝氣秀月角珠庭探曠索隱窮幾洞冥述作

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續義  
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  
六國從衡鶻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  
躍長鯨解轍去佩書燼儒抗纂堯中葉追尊  
大聖乃建褻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  
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  
禮亡學廢風頽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  
藻莫莫山河已絕隨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  
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關里麥秀鄒鄉修文繼  
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玄功

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  
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  
攸贊麟鳳為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  
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重巖霧宿洞戶風清  
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鏗眩鐘律蠲潔齋明容  
範旣備德音無斲肅肅升堂矧矧讓席獵纓  
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風夫宣金石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  
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行京兆尹上柱國壞邪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彥超再建 安祚刻字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  
今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  
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榻  
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  
見世南真迹謂此文石本進呈太宗  
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  
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  
見真迹故鮮有知是說者

###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  
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策能測至理疑闕一豈  
繩准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  
諸天縱窺其寶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  
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  
文苟可以經緯關其圖誰可以心力到其境  
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  
晉司空群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

伯累業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  
兼與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清通留連清  
輪發植微隱比地方春用顯仁之量如愚若  
訥外聞內明之巧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  
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  
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  
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生於八  
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謂高實釋種之  
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眼乏扶危先人  
後已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

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

青溪山之鬼峪洞焉迥構巖崖

闕字

一虧日月

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闔採五芝而偃仰  
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木於溪澗披薜荔於山  
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  
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  
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  
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傳奕學  
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馮馮陵正覺將  
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

法師懃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衛  
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驅見竒者千里終  
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凡測聖之豐責  
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  
情指的周密莫不輟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  
有操吊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  
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  
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  
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  
其詞云爾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  
南之筆惟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  
陽公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得見之  
豈非幸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經其說  
不暇深究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  
錄之

金羅琳環卷第十八



